

女性词典



临界情感

东方出版中心

·目录



游不走的鱼.....6

善意的冷酷.....8
 我们能否与婚姻和解.....10
 其实女人更能满足女人...13
 心中有爱.....16
 游不走的鱼.....19
 与岁月无关.....24
 取暖.....26
 被麻雀自欺.....28
 典当思想.....31
 柔软如铠甲.....34
 太阳在绕.....36

亲丘的陌生人.....40

亲丘的陌生人.....42
 自言自语.....47
 漂泊的小艾.....52
 爱不会飘零.....58
 恋爱中的女人.....62

擦肩而过.....66

男人身上的一种影子.....68
 爱情无耻?.....71
 思心.....74
 不要爱单纯的女人.....78

熄灭.....80
 真情.....82
 擦肩而过.....86
 临界情感.....91
 丢失的声音.....93
 得到.....96
 鞋里的沙.....98
 何必当初.....100

什么都不是意外.....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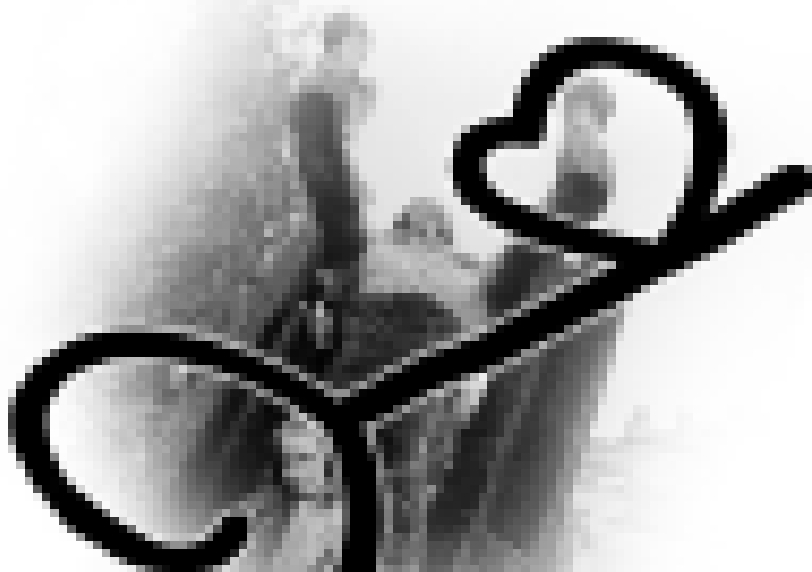
幸福的人?.....104
 什么都不是意外.....106
 尴尬的蛇在伪浪漫主义中.109
 丢弃的日子.....112
 无羁的倾斥.....114
 女人着装.....116
 心理异敲.....118
 真实的朋友.....120
 活着的房屋.....122
 浓的和淡的.....124
 环口.....126
 尝试.....129
 我们不要平等.....132

月亮哄睡了伤心.....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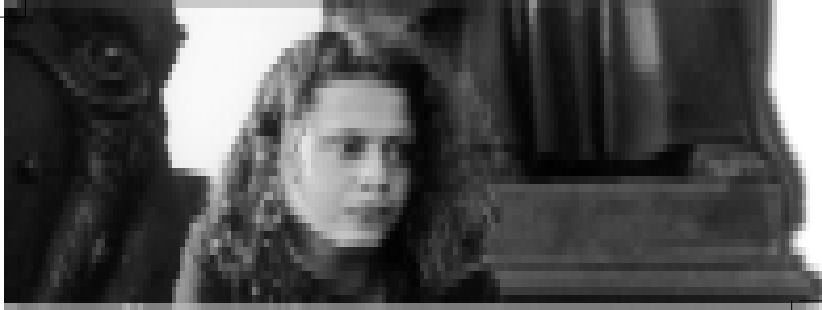
月亮哄睡了伤心.....136
 算命.....140
 表空空白.....144
 在路上.....149
 感觉.....152
 随放随息.....154

一夜无话.....158

真情鲁豫面对面.....160
 今晚,我们谈爱和女人..165
 小莉说爱.....172
 悬崖边奔跑的寻梦人.....178
 池莉访谈:.....188
 安妮宝贝:.....200
 安顿不安顿.....210



关于这本书 5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

她的不同，不是因为契合了时尚潮流，或者贴上了前卫另类的标签。（有时候，我们在生活舞台上扮演的所谓“前卫另类”的形象是多么虚假和做作。）她的不同，在于她是在用思想说话，不是用高深莫测的语言，而是用平凡的语言，这些语言和世间所有普通平凡的心灵很接近。

书的作者很年轻，属于如今正时髦着的“七〇年后”。但在“七〇年后”里面，她却属于另类的一个，那是因为她的“不另类”。她在怀念着什么，又在瞻望着什么……在这本书里，你可以看到故事，可以读到意蕴深厚的短章，还可以被访谈中名女人们的思想精髓击中。你会喜欢她的丰富、睿智，当然，还有她的真诚。

相信你会的。

游不走的鱼

善意的冷酷
我们能否与婚姻和解
其实女人更能满足女人
心中有爱
游不走的鱼
与岁月无关
取暖
被骗和自欺
典当思想
柔软的铠甲
太阳在烧







善意的冷酷

有一点，我们都不愿和不忍承认：女人倾听女人的痛苦，更多是为了得到内心慰藉，温柔的泪水下潜伏着冷酷的因子。

女人相互倾诉，多半因了同病相怜的亲切。倾诉，貌似相互取暖，但仅仅是为了倾诉的倾诉。彼此诉说，这种诉说有时很煽情，情至深处，声泪俱下。可是，对方的痛岂能真正走到这方心里？这方听的时候，头脑里仍盘桓着自己纠缠的心结，倾听只是留待自己诉说的前奏和忍耐。一旦谈话出现休止，立即寻找切口插进自己的故事，哪管你还沉浸于悲伤难以自拔。这样的交谈，循环往复，直到彼此心上均松下一大截，倾诉暂告结束。走出门去，两个女人仍然只怀揣各自的心事，生活并不因同情而改变，他人的眼泪怎能让你彻夜难眠？

为什么女人能在一夜之间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己”？所谓“知己”只是虚假的幻影。只因有着相似的苦衷，难以示人的心结。那些惆怅和落寞一俟遇“知音”，犹如拔了塞的瓶子，泪水便喷泻而出了。原以为自己的痛甚于天下人，当有人倒出相似的苦水，你同情关切的表情下悄然泛起释然和快意的潜流。这种倾听，不啻治标不治本的疗救，心头的创伤暂时平复，那痛不再尖锐，隐隐地，沉到了心底。

这种微妙的心理永远都无法细细描摹，好像什么也没有，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我们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因了别人痛楚的凭借和掩饰，却在倾听的面具下矫正着自己的伤心。

于是，那“知己”只不过是片刻的快乐和安慰，泪流尽了，便不再需要倾听的工具。很多时候，“知己”也只是工具而已。



男人耻笑女人的琐碎、轻信和那让人厌烦的无穷无尽的倾诉欲望。在某种程度上，男人比之女人，是更为理性和高级的动物。他们谨慎严密地守住自己的秘密，从不轻易示人，因为他们明白，一旦秘密落入别人手中，就成为他们攻击你的武器，况且，他们坚信，倾诉从来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男人永远为利益驱动，他们不做得不偿失的傻事。

有一个女友，曾经为情所困，而那阴影绵延多年，使她一直不能正常生活。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她的遭遇，初时，大家除了同情，更钦佩她表面上的达观。多年来，她努力转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但不知是何原因，幸运始终未能眷顾她。焦灼之下，她一直未能丢弃倾诉的习惯，常常约了我谈各种心事。日子长了，时间让同情也生了茧子。有时，大白天的，你正在办公室里陀螺一样地工作，或正赶往采访的路上，手机忽然地响了，而那头的她只是为了告诉你男友中午来了个电话，并摆开长聊的架势。你能说什么，你不能表现不耐烦，你在内心里原谅她天真的冲动，却无法欺骗自己已经从心底油然而生了厌烦。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冷酷了。终于明白，痛苦和疾病一样，永远都只是自己的，真的没有人能替你分担。



我们能否与婚姻和解

身边有不少女友，一直没有跨入婚姻的“围城”。有的，有过短暂的婚史，还是“逃”了出来。有个有趣的现象，已婚且已有了孩子的少妇是很难和未婚的同龄女子走在一起的。倒不能用“道不同”来解释，实在是出于某种微妙的心理。未婚的面对已嫁作人妇生活光鲜的昔日老友，心里难免会生出一点不适，不管怎么说，没有结婚，总是人生一大缺憾；结了婚的，又怕不经意地说起什么，败了对方的兴致，况且，自己的兴趣都在老公孩子身上，早已没了工夫闲聊风花雪月。

那些该结婚却还没有结婚的，往往是还没有想好“与婚姻和解”。她们或许还没有拥有稳定牢靠的爱情；或许处在某种被动的地位，难以左右自己的人生；还有的，是被母亲淡而无味劳作枯燥的婚姻吓怕了，不愿步那俗人的后尘……可她们的内心却焦灼着，不断寻找苍白的理由为自己说话，而且要说得冠冕堂皇。她们和世俗的观念处在一种紧张、不和谐的关系里，表面上做出无所谓潇潇洒洒的样子，心里头却横着些什么。于是，她们也没有办法活得松弛而有创意。

为什么不能与婚姻和解呢？因为“围城”外的她们觉得“城里”的生活不但丧失了最大限度的自由，还要丧失宝贵的人的个性。当思想被琐碎碎的奶瓶锅碗房子现金渐渐磨粗磨平，当清澈的眼神里有了世俗的生活的影子，当她不再用恋爱时娇羞的声音和他说话，当她需要担心丈夫的爱可能会变质，当她有了付出太多的痛悔……她们说出了婚姻的种种可怕。——她们用瘦弱的身躯在有限

的青春年华里“与婚姻不能和解”，直到身心疲惫的时候，才与婚姻作最后的妥协。这是个必定的结局。年轻不再的时候，往往也失去了“不和解”的资本，即使不进入婚姻，谁又能和岁月抗争？

可是，在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情之前，我还是不能“与婚姻和解”。身边结了婚的人都说，爱情和婚姻根本是两码事。我也多次问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现实？为什么要执著于情感的质量？为什么



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信誓旦旦地希望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唯一的一次？找个他爱你你不爱他的人嘛。找个能提供你优越生活的人嘛。结了婚还可以离婚的嘛。我的耳边充斥了诸如此类的声音。我也一直在说



服自己,甚至有时候还出现了一些暂时的虚幻的念头,想象某种剔除了情感成分的婚姻生活,没有什么不能接受和忍受的。

那样的状态持续了一阵子,后来,又回到了原来的念头上。我们一生中的美好时辰如草尖上的露水,稍纵即逝,何必要勉强自己,让另一个不甚喜欢的人来打扰你单人床上的美梦呢?假如不能和谐,何必让别人干扰你独行的脚步呢?一个人也许孤单寂寥,但两个人也未必能消释孤独,人的孤独在深处,况且还可能在孤单之上更添烦恼?

本来是想躲进婚姻,寻一件抵御外界的铠甲;一不留神,却可能将自己关进了一座两人战争的城堡。

我这样想,一定是“不成熟”使然。我知道,作为一个生活的人,将来一定要“与婚姻和解”的。我不是一个彻底超脱的人,如果格格不入,现实世界会将你丢弃,而这样的代价实在惨重。

我写过一篇《典当思想》,把思想典当了,就能获得幸福。问题就出在这里,有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睁着一双无知的眼睛,幸福也就唾手可得。

其实女人更能满足女人

W 对我说，如果可能，她多么愿意和我生活在一起，就两个人，像一个家。目前的中国当然不可能承认同性家庭，哪怕是同居都不允许。据说在英国，伙伴式家庭受法律保护，同性的、异性的，像模像样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宁愿同居，也不愿结婚。因为结婚了，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有能力的收入单元，就要缴更多的税。

W 比我大十多岁，做了多年的心理咨询，常会有看似惊心动魄、细忖却颇显睿智精辟的想法。我不知道英国人选择同性伙伴式家庭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W 却自有她的理由，女人更能满足女人的心理需要，女人有了情感困惑，往往从女人那里能获得更贴近细腻的开导；女人明白女人的心思，对女人的烦恼更能感同身受；而且，女人往往对女人更宽容，一个女人接纳另一个女人，不会过分计较对方的相貌或社会地位，只要心灵相通，就有悦纳的可能。而女人对男人，做朋友可以，可一旦对方有了那种意义上的指向，马上会挑剔计较起来，甚至水火不容。当然，这不是建立在“同性恋”基础上的同居形式，两个女人可以有各自的爱情。她们住在一起，是一种抵御来自社会压力的保护躯壳，或者说，是一种为社会承认的“归宿”。

我和 W 在电话里异想天开地讨论了半天，觉得这种同性伙伴式家庭颇有发展潜质。未了，却被自己荒唐的念头逗笑了。我说，这是那些找不到情感归宿却不想被人视为异类、前卫又中庸的现代大龄女青年的“空想社会主义”，但这种退避至少会满足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需要。



后来，在编辑部的选题会上说了W的想法，竟获得了大半女同事的认同。当然，这是特定范围内的认同，因为女同事中有不少像我一样是大龄未婚的。遇了有些人，或许会遭来不屑甚至是唾骂的。

不过，这种话题不可能堂而皇之拿到杂志上去做，不然，会捞个“舆论误导”的罪名。可是，细细想来，女人之于女人，的确是个值得推敲的话题。

女诗人Z有一次在谈话中说,怀疑自己是不是有轻微的心理问题,因为无论是走在街上,抑或是看戏剧电影,吸引她目光的总是女人。她喜欢欣赏风姿绰约的美女,津津乐道的明星也清一色是女性,男性偶像呢,搜肠刮肚也说不出一个来。Z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经历了岁月的打磨和世事的沧桑,拥有在别人眼里很美满的婚姻。这样一类女性,自然是很难为异性的容貌情态所打动。

在别的女人身上,女人更多的是在寻找“另一个我”,另一个熟悉的或者是没有实现的“我”。不少女人在潜意识里是有“同性恋”倾向的,她们在互相的关注中释放、仿效、嫉妒、获得赞赏。男人几乎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男人几乎不会向男人袒露情感隐私,但女人可以,一个女人可以知道另一个女人最秘密的深处,小到难以启齿的细节;男人的交往在大处,女人的交往在小处,这种“小”最踏实也最不安全,但女人宁愿相信它的安全;女人的心灵随时都需要和空气接触,就像一间随时要开窗的不透气的屋子,男人是不善于也不屑于倾听的,那么女人只有找女人;据说,女人是女人的天敌,可是在利益冲突发生之前,女人是女人天生的同盟,一起诅咒男人、惺惺相惜……

但是,女人一旦被男人俘虏了,一旦和一个真爱的男人筑起了爱巢,又是不折不扣的友谊背叛者。当女人有了真爱的男人和孩子,女人便再也不会有其他的东西了。所以,说女人爱女人,只能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在她的心灵还无所归依的时候。一群孤独的女人在一起赞美女人、贬低男人,当然,只有当她们孤独时。



心中有爱

不止有一个她问我，爱情是什么样的感觉。这是年轻女孩私下爱聊的话题。她们一般都谈着恋爱，和那个他上街、看电影、郊游、卡拉OK……但她却不知道爱情确实的感觉。是的，我们的生活庸常，无缘经历“泰坦尼克”号上的生死激情，更可以省却在苍茫云水间苦苦寻找，直至步入“围城”，依然没有解释爱的定义。如果问她：你找到爱了吗？她认真地抬起脸，迷惑地注视你，正如迷惑地注视自己的内心。

还是一个她。我在拥塞的公交车上与她偶然相遇、结识，并且引为好友。我们都不是善于主动交友的人，更何况是在公共场所萍水相逢，因此回想起来，我们的交往暗含着某种玄机。她看上去并不显眼，30出头的年纪，挑染成栗色的中长发，眼睛之间比较疏朗，据说这种面相的人值得信赖。我知道她是Office小姐，但没想到她还是单身。

女性之间的距离往往在一瞬之间缩短，当她们互诉了关于爱的衷肠，便可以迅速结为密友，这是一条公理。有一次，我们自然地聊起来，从她的话里听出她是个感谢生活的人，她的心里一直是满满的，从小到大都是。

十几岁的时候，她就初尝了恋爱般的感受，当然不是真的恋爱。她迷恋的对象是年长的女教师，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教数学，那个老师不好看，声音嘶哑，风风火火地走路和做事，对文静害羞的她很关切，有一种母性的温柔，那种温柔像舒缓的水流那样浸染

她。她还记得那时，独自在家的夜里，她因恐惧而抽泣，嘴里唤的是那个老师的名字而不是自己的母亲。

第二个女教师有与生俱来高贵的气质，那种气质是她成长后的理想。女教师在课堂上抑扬顿挫地念诵课文的语调、跑动时被风轻轻撩起的衣角以及明朗地注视你的目光都给了她几乎眩晕的感觉。她会素描，偷偷描摹了女教师的像塞在枕头底下；还时常地绕到老师的楼下朝窗口张望，哪怕是见着那飘动的素雅的窗帘都会给她悸动的欣喜。她就这样被莫名的激动的情绪包裹着，迈出了青春期最初的几步。

她和第三位老师交往的时间最长，她几乎将她当做了自己的母亲，甚至愿意为了她完善自己的品行。那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力量，从那时起直到以后的日子里，她一直是学校里最出色的学生。初中毕业后，她和老师不再时常见面，她每天便在纸页上和老师对话，或三言两语，或洋洋千言，她每每感到有一双满含期待遥望她的眼睛，这双眼睛里有母亲的温情，还有母亲根本不能替代的东西。

我说这种感情很奇特，并不是人人都能有。她回忆的时候，眼睛里腾起轻雾，让我清晰地看见她多梦而幸福的少女时代，于是我能想见这样一个心底柔软的人，也许比别人更能享受爱河的浪漫迷眩。只是她真正的恋爱来得很晚，而且是突如其来。